



# 探問之旅：閱讀量？測量方式與重要性

陳素燕\*

## 一、閱讀量的測量方式

「書中自有千鍾粟」、「腹有詩書氣自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They are the books, the arts, the academes. That show, contain, and nourish all the world」……中外許多名言皆點出了讀書、觀書和書籍的重要性。如果「多讀書」幾乎是一種普世的價值，一個人累計起來「讀多少書」怎麼測量？！是否有小讀者和大讀者的區別？！而在閱讀素養成為「必要的學習管道」之新世紀，「閱讀量」和語文能力的相關性又如何？！這是長年身為國際閱讀學會與臺灣閱讀協會成員的我，常思考的議題。

閱讀量 (reading amount)，在教育實務和學術研究上常被稱為課外閱讀／休閒閱讀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leisure reading)、自發性閱讀 (voluntary reading, self-sponsored reading) 和出版物接觸程度 (print exposure) 等。而「閱讀量」的測量方法，最常見的是問卷形式的自陳式閱讀頻率，這類方法除了較為簡略 (例如答項：經常／有時／很少／從來沒有)，也可能會有填答者想符合社會期許的危險性；另外則是活動日誌法，通常邀請研究對象提供數日之各時段活動紀錄，這類方法的好處是所獲資訊較為確實，但蒐集起來頗為麻煩，需要研究對象的密切配合。心理學者們則提出「出版物接觸程度測驗」(test of print exposure) 之構想，這個構想的基本假設是：一個比較常從事閱讀的人，自然會知道比較多有關書籍的事，也會辨識出較多的作家或作品名稱。Stanovich & West (1989) 先是針對大學生發展「作家辨識測驗」(Author Recognition Test)；接著針對小學生發展「作品辨識測驗」(Title Recognition Test)(Allen, Cipielweski & Stanovich, 1992; Cunningham & Stanovich, 1997)；後續之系列研究依據這些版本加以調整、更新、精緻化，從小一版到成人版皆有，成為廣被英語系國家學術界所使用之閱讀量測量工具，方便性與精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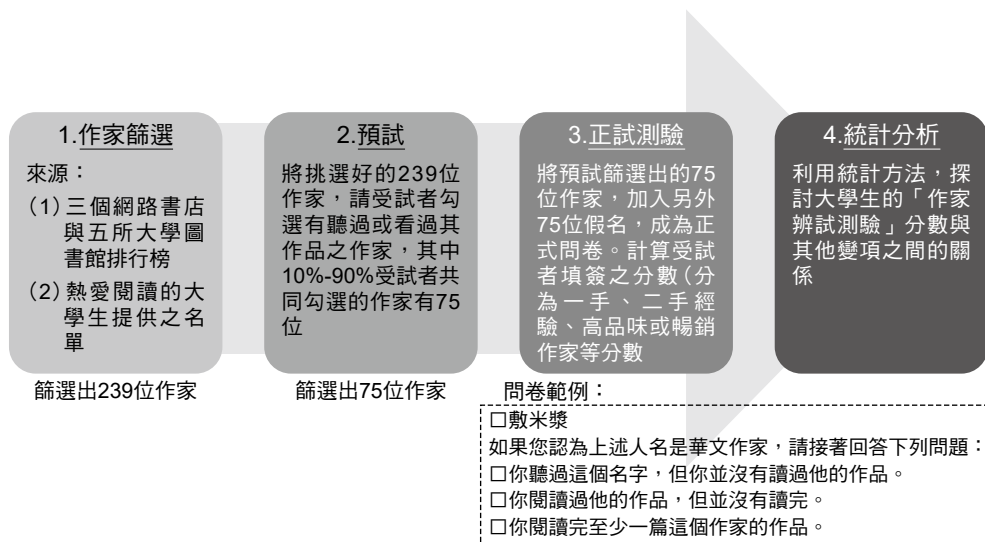
\*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教授

性兼備。我參考上述文獻，以大學生與小五學生作為「華文出版物接觸程度」研究工具發展之對象，並在歷程中同時探索「閱讀量」與識字量、閱讀理解和語文成就之關係。在大學生的部分，我和方聖平老師發展出「華文作家辨識測驗」，並在英國的素養學會所屬期刊發表研究成果（Chen & Fang, 2015）；在小五學生的部分，我們則發展「華文作品辨識測驗」、「翻譯作品辨識測驗」及「華文作家辨識測驗」，和亞洲學者分享（Chen & Fang, 2016）。以下略述我們的探問之旅與所得。

## 二、「華文作家辨識測驗」和大學生閱讀

針對大學生「閱讀量」所發展的測量工具，只考慮「作家」辨識測驗，沒有發展「作品」辨識測驗，是因為可能的作品書單相當多，所以作家名單反而是比較適當的閱讀量指標，這部分西方學者很有共識。在作家當中，我們只以「華文」作家為考量，沒有涵蓋「翻譯」作家，則是因為推敲：臺灣讀者即使讀過某位其他語言作家的翻譯作品，有蠻高的機率還是認不出該作家的翻譯名稱，反而可能因為記憶力的影響造成評量上的誤差。「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的發展歷程詳見圖一，共包含四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我們所蒐集到的 239 位作家名單，其作品類型包括文學小說與散文、知識性非文學類、大眾化小說與雜文、實用性非文學類、網路



圖一 大學生版的「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發展歷程



小說（網路上發表而後續出版紙本書籍）、詩集、漫畫與繪本和傳記等。在第二階段，我們在臺大、清大、逢甲、高師大、臺東大學之通識課堂，和東海大學中文系課堂，進行預試，共回收 585 份測驗結果，學生認識的作家數量，各校平均值最高為 59 位作家，最低為 33 位；此外，因為我們在測驗中插入假的作家名稱（例如「臥虎藏龍」的男主角李慕白），勾選到任一假名者被視為廢卷，扣掉廢卷的各校學生平均所認識之作家數量略降為最高 52 和最低 27。而我們採用 239 位作家當中的 75 位作家名稱作為正式測驗的名單，其中有 90% 的大學生皆認識的作家，也有只有 10% 大學生成功辨識出來的作家。

在第三階段的正式施測，358 位某大學受試者分別完成正式版「華文作家辨識測驗」、「大學生識字量能力測驗」、「大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和背景問卷（包括提供學測與指考相關資訊）；而在正式版「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的設計上，我們進一步區辨「知道這是作家名稱」及「閱讀完至少一篇這個作家的作品」（擁有一手閱讀經驗）兩種分數。表一則是 358 位大學生在 75 位作家名單中成功辨識出來的前 50 名作家名單，以及「閱讀完至少一篇這個作家的作品」的比例排序。第四階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在控制了大學生的識字量和閱讀理解能力，大學生的閱讀量還是可以顯著預測他們的學測國文成績及

表一 大學生在「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的 75 位作家名單中辨識出來的前 50 名作家名單及閱讀比例

作家名	辨識比例	讀過比例	作家名	辨識比例	讀過比例	作家名	辨識比例	讀過比例	作家名	辨識比例	讀過比例
劉墉	95%	76%	吳淡如	90%	37%	橘子	50%	27%	御我	36%	17%
張愛玲	98%	75%	倪匡	82%	37%	陶晶瑩	79%	27%	穹風	38%	17%
侯文詠	90%	72%	朱光潛	73%	37%	張大春	53%	25%	李昂	50%	17%
龍應台	95%	69%	吳若權	75%	36%	駱以軍	59%	25%	楊照	35%	17%
幾米	80%	67%	張曼娟	73%	35%	蔡康永	80%	25%	鯨向海	42%	16%
李家同	90%	57%	洪蘭	75%	35%	夏宇	52%	23%	深雪	29%	15%
司馬光	83%	56%	吳念真	78%	34%	嚴長壽	56%	20%	朱少麟	39%	14%
吳承恩	71%	55%	蕭蕭	78%	33%	王文華	54%	20%	高行健	62%	13%
藤井樹	84%	54%	林海音	79%	32%	林夕	47%	18%	寬虹	51%	12%
林良	66%	44%	朱天心	66%	30%	敷米漿	37%	18%	蝴蝶	25%	12%
彎彎	70%	39%	沈從文	59%	30%	老舍	54%	18%	陳映真	31%	11%
周作人	74%	38%	蔡智恆	43%	28%	鍾文音	40%	18%			
王溢嘉	53%	38%	古龍	66%	27%	李敖	89%	17%			

指考國文成績，顯示「閱讀量」在語文能力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而在諸多「閱讀量」的測量方式當中，如自陳式閱讀頻率、自陳式閱讀能力與習慣評估和各種「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的分數可能組合，以「華文作家辨識測驗」一手閱讀經驗所得分數預測力最佳。

### 三、「華文作家辨識測驗」、「華文作品辨識測驗」、「翻譯作品辨識測驗」和小學生閱讀

針對小五學生「閱讀量」，我們除了發展「作家辨識測驗」，也發展「作品辨識測驗」。在西方學術文獻中，小學生的測量以作品為主，因為他們會記得讀過哪一本書，但不一定會注意作家的名字。而在作品當中，除了華文作品，我們也同時採納翻譯作品，因為翻譯書名並不會像翻譯作者名般帶來記憶上的困擾。在第一階段的作品篩選，我們從各書店排行榜、優良書單和國小老師的推薦書單當中，蒐集到 145 本書單；其中敘事類和知識類的比例約略為 85% 和 15%；華文作品和翻譯作品的比例各為 38% 和 62%。在第二階段的預試，我們在臺灣的北、中、南、東之 18 所國小，共回收 1,028 份「作品辨識測驗」及「作家辨識測驗」結果。學生認識的作品數量，各校平均值從 25 本到 7 本不等，當中平均值高於 20 本作品的幾乎都集中在臺北市，顯現不小的城鄉差異；此外，因為我們在測驗中插入假的作品名稱，勾選到任一假名者被視為廢卷，扣掉廢卷的各校學生平均所認識之作品數量為 24 到 7。在 145 本書當中，我們找出學生認識比例排名前 25 名的翻譯作品，編製成正式版「翻譯作品辨識測驗」；以及學生認識比例排名前 25 名的華文作品，編製成正式版「華文作品辨識測驗」。表二是這 50 本作品的名稱，排序指的是在預試版「作品辨識測驗」中橫跨華文與翻譯的排名。排名第一的《西遊記》和第二的《三國演義》，因為有天花板效應，所以在正式版未被採納。這個預試研究成果顯示，小五學生的閱讀習慣以翻譯作品和敘事類作品較為熟悉。例如，在華文作品入榜的前 25 個書單中，有將近 2/3 的書只有 10% 以下的學生成功辨識出來；而兩個書單當中的非敘事類作品皆寥寥可數。在另一方面，「華文作家辨識測驗」的 51 名作家當中，1,028 位來自 18 個學校的小五學生，各校學生平均只認識 4 到 6 位作家。

在第三階段的正式施測，318 位受試者分別來自新竹地區的三所學校之 11 個班級，所有學生皆完成「華文作家辨識測驗」、「華文作品辨識測驗」、「翻



表二 1,028 小五學生在預試版的「作品辨識測驗」當中辨識出來的前 25 本翻譯作品以及前 25 本華文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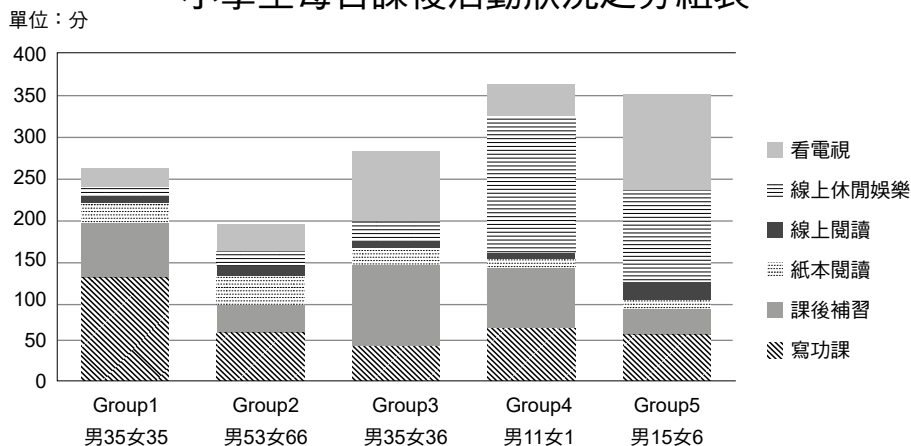
排序	翻譯作品	認識比例	排序	翻譯作品	認識比例	排序	華文作品	認識比例	排序	華文作品	認識比例
3	哈利波特	84%	17	波西傑克森	26%	9	紅樓夢	58%	49	我的阿嬤 16 歲	7%
4	格林童話	77%	18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23%	22	我是白癡	17%	50	王建民—投手丘上的勇者	7%
5	湯姆歷險記	68%	19	雨林冒險王	22%	23	少年噶瑪蘭	16%	51	阿凡提的機智特訓班	7%
6	科學實驗王	64%	20	夏綠蒂的網	22%	25	落鼻祖師	16%	55	我的弟弟不一樣	6%
7	安徒生童話	63%	21	萊特兄弟與飛行	19%	26	林良爺爺的 30 封信	16%	62	我家有個風火輪	5%
8	義大利尋寶記	62%	24	孤星淚	16%	27	帶衰老鼠死得快	16%	65	七星瓢蟲奇遇記	5%
10	魔女宅急便	53%	28	魔法灰姑娘	15%	29	吳姊姊說歷史故事	14%	66	大家來破案	5%
11	小王子	52%	30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	14%	31	爸爸的十六封信	13%	73	狼王夢	4%
12	神奇樹屋	44%	32	閣樓裡的祕密	11%	33	五年五班，三劍客	11%	76	阿公的八角風箏	4%
13	佐賀的超級阿嬤	39%	34	雙城記	10%	38	我愛綠蠶龜	9%	83	小學生最想知道的職業故事	3%
14	白鯨記	36%	35	我的阿富汗筆友	10%	40	頑皮故事集	9%	86	司馬爺爺說鄉野傳奇	3%
15	借物少女艾莉緹	36%	36	手斧男孩	10%	42	月亮不見了	9%	91	城南舊事	3%
16	長腿叔叔	33%				43	六年五班，愛說笑	8%			

譯作品辨識測驗」、「識字量評估測驗」、「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和背景問卷。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有別於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小學生版本的辨識測驗以「作品辨識測驗」更優於「作家辨識測驗」。例如「作家辨識測驗」雖得以在既有時下常用之「閱讀量」指標（如透過活動日誌所蒐集的每日確切花在課後閱讀上的分鐘數、閱讀態度、閱讀喜好程度等）之外尚能顯著地預測識字量，但卻無法在控制了識字量之後，顯著地預測閱讀理解能力；相對地，作品辨識測驗中的「翻譯作品辨識測驗」和「翻譯加華文作品辨識測驗總分」，不但能在其他指標之外，顯著地預測學生的識字量，亦能同時在控制了識字量之後，顯著地預測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比較「華文作品辨識測驗」與「翻譯作品辨識測驗」，前者對於識字量和閱讀理解幾乎沒有預測力；反之，「翻譯作品辨識測驗」（以及「翻譯加華文作品辨識測驗總分」），不論對於識字量和閱讀理解能力都有相當好的預測能力，這一點除了呼應臺灣小學生的閱讀偏好（約略英語系和歐洲翻譯作品占 1/3，東方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翻譯作品占 1/3，華文作品占 1/3），也提供非英語系國家研究者在發展小學生之作品辨識測驗時很好的參考。

#### 四、小五學生的課後時間使用與語文能力的關係

由於小學生的課後時間投入及其課業表現的關係比較少得到關注，所以我們除了在學術社群分享「閱讀量」研究工具發展的歷程，也使用小學生閱讀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進行一個延伸性的探討：小五學生的課後時間整體之運用狀況，與他們的語文能力的關係為何？！換言之，我們將時間視為一種重要的學習資源，檢視學生在自然情境下的課後時間使用 profiles 與他們閱讀表現的關係。透過所蒐集的 300 多位小五學生之 10 天課後活動日誌（七個上學日，每天蒐集從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二點之活動情況；和三個非上學日，每天蒐集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之活動情況），以六種主要活動（做功課、上安親班或補習班、紙本閱讀、線上閱讀、線上遊戲或看影片和看電視）所花時間為依據，我們將學生區分成五種時間使用類型，詳如圖二。研究結果發現，第一群花較多時間在做功課及整體的課業相關行為（如做功課、上安親班或補習班等），其識字量與閱讀理解能力都不錯；第二群，相對而言花蠻少的時間在做功課和整體的課業相關行為，但花顯著較多時間在閱讀之上，但他們和第一群比較起來，其識字量和閱讀能力卻毫不遜色；第四群或第五群，花過多的時間在網路遊戲與影片，或者在整體娛樂相關行為（如看電視、網路遊戲與影片）則顯著表現的比第一群和第二群差（Chen & Chang, 2015）。

小學生每日課後活動狀況之分組表



圖二 小學五年級學生每日課後活動狀況之分組圖



## 五、結語

我們的探問之旅發現，「閱讀量」的測量方式，除了自陳式閱讀頻率和透過活動日誌蒐集課外閱讀時間量，「出版物接觸程度測驗」的確可以提供既方便迅速又精準確實的「閱讀量」估算。而這個研究工具之設計，有年齡層也有文化上的考量，例如針對大學生與成人，「華文作家辨識測驗」，尤其是當中的一手閱讀經驗分數，很能反映讀者「閱讀數量」相對之多寡。針對小學生，理想的測量工具則是「翻譯作品辨識測驗」(小五版即表二中的左半部 25 本翻譯作品名稱加上 25 個自編的作品假名)或「翻譯加華文作品辨識測驗」(表二中的全體 50 本作品名稱加上 50 個自編的作品假名)；以往英語系國家在編製測驗時，很少討論到翻譯作品的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在日益全球化的今日，這個考量適用在很多地區。至於「閱讀量」和語文能力的相關性，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和 Mol & Bus (2011) 以西方研究為主體所探討之 99 篇文獻頗為一致。整體而言，「閱讀量」是語文素養及學習能力的墊腳石、催化劑，更是人們生活樂趣與智慧的泉源！

## 參考文獻

- Allen, L., Cipelewski, J. & Stanovich, K.E. (1992). Multiple indicators of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and attitudes: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ogni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4 (4), 489-503.
- Chen, S. Y. & Chang, H. Y. (2015). Out of school time use portfolios and Taiwanese children's reading achievement. *Journal of US-China Education Review*, 5 (5), 336-348.
- Chen, S. Y. & Fang, S. P. (2015). Developing Chinese version of an author recognition test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8 (4), 344-360.
- Chen, S. Y. & Fang, S. P. (2016). Print exposure of Taiwanese fifth graders-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Asia Pacific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5 (1), 69-78.
- Cunningham, A.E. & Stanovich, K.E. (1997). Early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reading experience and ability 10 years lat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6), 934-945.
- Mol, S. & Bus, A. (2011). To read or not to read: A meta-analysis of print exposure from infancy to early adulthood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2), 267-296.
- Stanovich, K. E. & West, R. F. (1989). Exposure to print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4, 402-433.